



絕不屈服

SEAN COPELAND 撰寫的短篇故事

作者
SEAN COPELAND

美術
SURFSIDE 3D

資深導演、故事暨品牌研發
VENECIA DURAN

資深經理、編撰與出版
MATTHEW COHAN

編輯總監
CHLOE FRABONI

資深編輯
MEGAN WALKER

資深品牌美術師
SOPHIE ERB

資深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監製
CARLOS GARCIA RENTA, TAKAYUKI SHIMBO

遊戲團隊顧問
RAPHAEL AHAD, JOSHUA GREENFIELD, PHILLIP
HILLENBRAND, JR.,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翻譯
SKY LAN, SHIOU CHEN



Blizzard.com

©2026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絕不屈服

刀光一閃，血色十字軍一劍將被遺忘者女性的頭顱從兩肩之中斬下。附近的兩名聖騎士大聲喝采，彷彿面前上演的不是一場處決，而是暗月馬戲團的把戲。

「殺人兇手！」一位被綁住的被遺忘者嘶吼著。

「不過是用可憎的屍體找點樂子罷了，」十字軍回嘴道。

柯爾莫克微微向聲音的方向看過去。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聲音，一段只有痛苦的回憶。是遠親。是好友。是戰友。

也是殺了他的人。血色十字軍艾瑞克·霧縷。

那雙永遠不用闔上的黃色雙眼從遠處目睹這一切，忘卻如何呼吸的身體動也不動。他撥開灌木叢，手中開始聚集微弱的聖光，緩慢治療著底下的死皮。有如火燒般，柯爾莫克因為突然的疼痛而用力甩手。隨著這股疼痛，光芒也漸漸消散。

柯爾莫克眼睜睜看著這個男人從破碎的記憶中走了出來。他的護甲與披風都完美無瑕，只有那些無須被迫踏上戰場的人才能如此乾淨。柯爾莫克的手指緊緊握住戰錘，他忘記自己什麼時候已經把背帶解開了。





「十字軍！讓我們用火焰紀念這場獵殺吧。我們必將為重要之人淨化這些怪物。一起見證吧，我們需要一位真正的聖光典範。」

艾瑞克打了個響指，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聽見這個名字，臉上殘虐的笑容又更加扭曲。

「我知道那個人是誰。」他轉過身，拍去護手上看不見的塵垢。「『殘酷者』加文拉德。」

這個名字讓柯爾莫克腦中突然出現某個模糊的印象，沙啞地喊出：「叛徒！」

一把由純粹聖光組成的槌子從他的藏身處飛出，擊中艾瑞克的胸口。衝擊發出的與其說是聲響，更像是一場爆炸。那把槌子的撞擊力道之大，衝擊波打凹了他的鎧甲，讓他整個人都飛了出去，落地之處揚起了塵土。

趁著其他十字軍還沒從這場突襲中回過神，柯爾莫克已經拿起戰錘衝了出去。一把劍反射地擋住柯爾莫克，但柯爾莫克輕鬆撈倒了劍的主人，完全不將其放在眼裡，錘擊處留下了一道微微的聖光。

「你就應該乖乖被埋著，」艾瑞克喘著粗氣說道，蹣跚地站起身。「看來我只好把你殺死第二次...」

第二把聖光之錘打斷了這位十字軍的話。骨頭與鎧甲同時應聲破裂，這位十字軍的頭盔也因此報廢，不得不摘下。艾瑞克的反擊出奇地快，聖光讓他快速恢復傷勢與力量。艾瑞克的戰錘對柯爾莫克的左手造成沉重的一擊，手掌與手臂幾乎分離。柯爾莫克發出嘶吼，拉開距離檢視傷勢。手掌以不堪的角度垂掛著，膿血流淌而出。

艾瑞克慢慢靠近柯爾莫克，準備用戰錘對他造成致命一擊。

「死期到了，怪物。」

「終於啊。」

儘管遍體鱗傷，艾瑞克還是繃緊肌肉，準備用盡全身力量將戰錘砸向柯爾莫克掛著奸笑的臉上。然而，這一擊並未打出。一把聖光之錘從上方砸中他毫無防備的頭顱。傷口中流出的鮮血讓他視線模糊，全世界彷彿開始翻轉。有這麼一瞬間，他心想自己怎麼可能還能站著。但他尚未倒下，支撐他的只剩下那股不肯屈服的意志。這股意志讓艾瑞克得以清楚看見眼前的最後一幕。

柯爾莫克以驚人的速度拉近兩人之間本就不遠的距離，速度快

到似乎連影子都跟不上。柯爾莫克用力撲向艾瑞克，用雙臂緊緊抱住他，與過去身為家人時的無數擁抱形成鮮明對比。

柯爾莫克張開寬度遠超生前的血盆大口，將牙齒咬向艾瑞克毫無防備的喉嚨，深深嵌入那甜膩到令人作嘔的血肉之中。艾瑞克因為驚恐而瞪大雙眼。柯爾莫克用盡全身力氣大口咬下，然後野蠻地用力向後一扯。血肉像是濕透的布料一般，從艾瑞克殘破不堪的喉嚨上撕下。護甲與地面濺滿了鮮血。柯爾莫克的牙齒鬆開殘餘的喉嚨，艾瑞克發出了一聲濕潤、充滿氣泡的聲音。

有這麼一下子，他們緊緊維持著這個致命的擁抱，直到艾瑞克失去最後一絲力氣。他在柯爾莫克面前倒下，後者的下顎滿是鮮血，滴回到受害者身上。

四下一片沉默。打破這片沉默的是鎧甲撞擊的聲音，身軀在致死的劇痛之中癱倒在地。這是艾瑞克應得的。然而，柯爾莫克仍在思考：「我到底變成什麼了...？」

在被遺忘者的馬車殘骸與其攻擊者之中，柯爾莫克獨自佇立著。他突然想起還有生還者，卻發現他們早已不見蹤影，種種跡象顯示他們在戰鬥爆發的那一瞬間就已逃之夭夭。這些足跡驚慌失措、連滾帶爬，只要可以遠離戰鬥，往哪個方向都無所謂。

突然，柯爾莫克一直在隱忍的疼痛迫使他單膝跪地。他生前曾感到無比熟悉，視為慰藉的那股溫暖，如今在不死生命中化為痛苦。

每當柯爾莫克呼喚聖光，強迫它流淌於這副破敗的身軀時，都會讓這具經過縫補的身體自然產生排斥，理應死透的神經也會感受到灼燒般的疼痛。他抓起殘破不堪的手，調整到可以正常使用的角度，然後做好心理準備，引導聖光充盈其中。

他開始向聖光獻上輕柔且真摯的祈禱，治療那已經殘破的手。即便讚一片死亡中，聖光依然回應了祈禱。既殘暴又無情。

在治療過程中，時光彷彿暫停流逝。破碎的骨頭被迫相互黏合。腐爛的血肉開始延伸，包覆原本傷口見骨的手。治療過程中的每一刻都會伴隨著劇烈疼痛，讓柯爾莫克不自然的視野化為一片慘白。柯爾莫克試圖維持意識，用力咬住他的戰錘，力量之大導致下顎甚至開始碎裂。這個新傷也受到了治療，使得柯爾莫克痛苦加劇。

聖光終於退去，柯爾莫克保持跪地，胸膛像是在呼吸般劇烈起伏。過了許久，他才有力氣再次起身。





站穩腳步後，他的目光看見垂掛於肩膀的外袍。這件外袍原本是白色的，加上了紅色象徵著使命之火、信仰，以及確信。現在，就像這副軀體一樣，外袍也早已破敗不堪。

他心不在焉地拍了拍外袍。有這麼一瞬間，這件外袍就和當時垂掛在自己身上時一模一樣。整間衣服似乎都在散發光芒，肩上承擔的是使命，而不是這條不死生命。血色十字軍外袍。

柯爾莫克開始沿著被遺忘者倖存者逃竄的方向移動。他對自己的處境曾有過質疑，似乎只有那些人可以解答。他認為，如果救了他們，或許可以得到答案。沿著這道倉促的足跡前進，一旁的森林似乎也在向他逼近。儘管因為使用聖光而精疲力盡，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覺得前方的樹林未免也過於安靜…彷彿有人在監視著。

他感覺自己一直被盯著。在沿著足跡前行的過程中絲毫沒有移開，近得令人喘不過氣。然而，一直在遠方緊盯柯爾莫克的並非野獸，也非他正在尋找的倖存者。絕對不是。是某種別的事物。

某種極有耐心的事物。

他們的足跡不難追上。驚慌失措的人總是容易暴露行蹤。

柯爾莫克穩定、不疾不徐地在茂密的森林中前進，靴子陷入逃難者在逃竄時踩鬆的泥土中。斷裂的樹枝、慌張腳步划過的痕跡，偶而還會出現膿血。凡是懂得辨識這些跡象的人，都能推測出他們還沒走遠。

隨著森林變得稀疏，他們臨時搭建的營地也出現在眼前。儘管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堆假裝在睡覺的屍體，但在柯爾莫克靠近時，所有人都還是看向了他。

他們很快就知道來者是誰，不是因為他的臉，而是因為他身上的外袍。所有人都舉高雙手顫抖，除了一個人。有位被遺忘者女性站了出來，經過縫補的長袍長而飄逸，眼中透出毫無生息的病態黃色光芒。

柯爾莫克安靜地致意。「很高興能找到你們。」

那位女人為代表眾人開口。「你是來收尾的嗎？」

聽到如此指控，柯爾莫克發出嗤笑。「別傻了。要是如此，我何必出手幫忙？」

她的語氣從嘲諷變為憤怒。

「幫忙？！他們毀了一切！」她的笑聲帶著憤怒，「也包含我們的性命！因為你們的遠征，我們之前就死過一次了！」

柯爾莫克斜著頭，緩慢且謹慎。「恐怕並非如此，」他說道。「你只是能力不足以保護重要的事物。」

這些話不經意地刺往心中。女人的表情從原先的憤怒變為冷酷，透露出殺意。她的手掌開始匯集火焰微粒，以雜亂無章的軌跡向內部聚集。她的雙手冒出了完整的火焰，夜晚的冷氣與火焰的熱氣相互宣示主權，發出劇烈的劈啪聲。

「有種...再...說一次。」

柯爾莫克不必開口，這個表情他已經在無數個活人上見過。不論回答什麼，都難逃同樣的結局。

一支火焰長矛劃破空氣向他飛去。儘管不如他曾見過的其他法師一樣俐落、穩定，但飛來的火焰同樣充滿憤怒且難以預測。法術擦過了他的肩膀，觸碰到的護甲瞬間就被加熱。比起方才聖光回應呼喚時帶來的灼燒之痛，這位法師的火焰就像是煦煦微風。

柯爾莫克快速念了一段禱詞，在聖光的幫助下向前衝鋒。

看見这一幕，法師咒罵了一聲，隨即在身旁升起一道秘法屏障，口中呢喃著有如符文的語言。精準、快速，而且十分熟練。秘法符文化為實體，層層堆疊，現實也因為魔法而遭到扭曲。

柯爾莫克的戰錘並非向法師揮去，而是朝她前方的地面猛砸。一道由能量與塵土組成的衝擊波向外擴散，意圖分散法師的注意力，這招是他在血色修道院時學到的。地面受到戰錘衝擊而崩裂，但敵人卻不見蹤影。

一陣冰凍之風重重砸在他的背上。蔓延的冰霜封鎖了護甲上可移動的部位，沿著縫隙鑽入其中，凍結了緊貼著胸膛的外袍。

法師移動到新的位置，再次擺動雙手，準備發動下一次攻擊。秘法向前方引爆，一陣寒冰使他們之間的空間結凍，刺骨的冰寒甚至將空氣都化為結晶。柯爾莫克試圖掙扎解開凍結的骨頭。他的體內散發出聖光，不是為了防禦，而是為了對抗。聖光的能量...或者是他自己的慘叫聲，柯爾莫克也不確定...粉碎了寒冰，擊碎了大地，兩者都被吞噬殆盡。

聖光帶來的痛苦馬上就隨之而來，難以承受。身體迸出神聖能量的每一處，腐敗的血肉都彷彿遭到撕裂。膿血沿著他的手臂緩緩流下，經過殘存聖光治療的部位時滋滋作響，隨即徹底蒸發。





他沒有停下動作。

法師再次調整了位置。她明顯對於柯爾莫克的抵抗感到相當不安，她還沒能施展下一個法術，這位聖騎士就已經來到她的面前。戰錘以粗暴的弧線揮來。法師繃緊身子準備迎接衝擊，同時仰賴屏障的力量保護自己，好讓她能夠完成法術的吟唱。擊中的瞬間，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

錘頭沒有擊中柯爾莫克瞄準的頭部，而是打中了軀幹，但這股力量已經相當充分。肋骨斷裂。骨頭與皮膚碎塊四處飛濺。她手中逐漸成形的法術隨之崩潰，突然引爆造成秘法反衝，讓兩人朝不同的方向飛去。

沒過多久，法師試圖起身，但柯爾莫克早就站在前方，手中高舉戰錘。她驚險地滾開，戰錘重重擊中地面，在她耳朵旁的地面砸出了一個小型的窟窿。

她胡亂地用一道微弱的秘法射向他。型態雜亂無章，沒有時間仔細做好準備。是一股單純又直接的力量。柯爾莫克承受了這次的攻擊。聖光再次閃耀，伴隨著痛苦所引發的慘叫。柯爾莫克那隻戴著護手的手緊緊抓住她的喉嚨，將她高高舉起，隨即將她殘破的身體用力砸向地面，全程沒有鬆手。

「退下。」

這道命令被輕聲下達。聖光聽見了呼喚，並做出回應。一道耀眼的聖光從他手中射出，注入他手中的俘虜。金黃、燦爛，開始進行冷酷無情的驅邪。神聖能量湧入法師體內，沿著臉向上蔓延，沿著軀幹向下延伸，彷彿油遇到火焰般灼燒著每一吋不死血肉。

聖光同時灼燒著俘虜和施法者，讓柯爾莫克發出慘叫。聖光隨著柯爾莫克的手臂向上蔓延，和敵人一樣，所有殘破不堪的血肉都在燃燒。他抓住喉嚨的手下意識握得更緊了，咬緊的牙關幾乎就快碎裂。

法師動彈不得，因吞噬她的聖光而痛苦地抽搐著。在痛苦中，柯爾莫克持續壓制著她，沒有吐息地喘氣。

就和她一樣，聖光也在持續灼燒著柯爾莫克的手臂。柯爾莫克很快就因為疼痛而減輕力道，鬆手的同時命令也開始動搖。

「夠了，」他粗聲說道。

這股有如火焰般的能量平穩地減弱，正如出現時一樣，聖光也快速消散。這裡安靜得可怕。法師咳出的膿血向前方濺灑一地，

疼痛中傳出了笑聲。

「真是開了眼界，」她擠出這句話。「原來你和我們一樣。」

柯爾莫克不發一語。他什麼都不用說。比起他的沉默，緩緩鬆開的手更能說明一切。

「我知道你看到了什麼，」她啐道。「憎惡。一些必須毫不留情剷除的事物。」她的雙眼死盯著柯爾莫克的外袍。

「你出手阻止前甚至還先讓他們享受一番。為什麼呢，十字軍？你也樂在其中嗎？我們雖然都令人憎惡，但誰才是真正的怪物？」

柯爾莫克閉上雙眼，下意識吸了口氣。法師準備接受反駁，但卻什麼都沒聽見。

法師被放開後卻不願立即起身，深怕其中有詐。很快，她就站穩腳步直直走向柯爾莫克。很近。太近了。柯爾莫克沒有移動。法師的身子前傾，懷著應該是好奇的某種情緒揣摩著他。她後退一步，伸手摸向自己的臉。

尖銳的手指刺進臉頰，滿不在乎地挖出死掉的血肉，過程中保持四目相對。她的手指突然停止動作，從臉上拔出。手指中捏著一隻正在蠕動的蛆蟲。法師把蟲子彈向他。彈到了柯爾莫克的臉上，然後掉落。

「沒人想變成這樣，」她說道，語氣平穩。

「淪為對生前一切事物的嘲弄。每天都遭到他人奴役，被迫做出言語無法形容的事。直到現在才獲得自由意志，活在這個人人都想把你剷除的世界裡。真正地遭到遺忘。」

柯爾莫克的手緊緊握住身旁戰錘的握把。

「但我們的黑暗女王改變了這一切，」法師繼續說道。「讓我們的存在有所意義。她在這個可悲的世界中打造了一個地方，讓我們不用時時刻刻提高警戒，或是懷疑自己是否應該存在。」

她指向其他人。「讓我們在艾澤拉斯擁有一個立足之地，一個不是所有人都想把你埋回地下的地方。」一片沉默。

「如果死亡對你來說太過困難，我們很樂意協助你回歸死亡。」她的臉上露出一抹淺淺的微笑，其他生還者開始在她身後集結。

「我不需要幫忙。不論是你，或是其他人的幫助。」柯爾莫克垂下了頭，眾人紛紛回到早已熄滅的營火旁。森林在注視著。倖存者之間快速進行了交流後隨即離去，柯爾莫克又再次孤身一人。

這是我做出的選擇嗎？

他的目光回到了外袍上。有這麼一瞬間，他的記憶清晰無比。他直挺挺地站著，回憶的重量感覺新穎又理所當然。他的腦海中迴盪著指揮官對於勝仗的讚賞，驕傲又堅定。

柯爾莫克還記得自己曾經堅信血色十字軍的使命。還記得那堅定信仰招致的罪行。他看著眼下殘破的一切。外袍死氣沉沉地垂下，就和她一樣。

柯爾莫克抓住血色十字軍的徽章，從胸口扯下。護甲上的布料被撕碎，變成雜亂的碎條，他隨手將徽章丟到地上。

接著也放下了戰錘。戰錘砸中地面，發出沉悶的聲音。柯爾莫克開始向前移動，眼睛直視著前方，看著只有他能看見的某個事物。

隨後，某隻手找到了戰錘，將其取回。這隻手雖殘破不堪，但依然對取回的這把神器懷有敬畏。

手指拂過遭到風化的握把，這把武器顯然受到珍視，經歷長年的頻繁使用與悉心照料。這根手指持續檢查著握把，直到它停在某個淺淺的雕刻上，幾乎因磨損和時光流逝而消失。這段話是由某個熟悉之手藝雕刻而成，一段對所有曾向聖光宣示的聖騎士都無比重要的話。

No' Dara' dor。

我們服侍。

正當女人腦海浮現出武器的主人時，這把戰錘淡淡閃出了一道聖光，彷彿還在等待主人回來。

柯爾莫克站在自己的墓前。

這裡的地面遭到翻動，從內部刨土而出。他回到活人世界的過程就和當時離開活人世界時一樣殘暴。敞開的墳墓向他招手，他跪了下來，用手指端詳著邊緣那些遭到翻動的泥土。滅絕的呼喚既黑暗又親切。

「真奇怪。墓碑上寫的怎麼不是『懦夫』柯爾莫克。」

柯爾莫克深陷回憶之中，沒有察覺到其他人靠近。但無所謂。「我還希望有人可以一起過來，把泥土蓋回我身上呢。」他回應道，沒有回頭看向那個聲音的主人。

「那未免也太可惜了，」那個聲音說道。「你這一生的訓練是

為了服侍他人，而不是為了在最艱難的時刻放棄。」

柯爾莫克猛然回頭。腦海中滿是憤怒與譴責。思考反駁。做好準備。感覺就像是他一直在苦思著這個問題。

「你怎麼可能了解我？」他勃然大怒。

看見眼前的景象，他的怒火瞬間熄滅。聲音的主人走到月光之下，身姿完整，形體卻殘缺不全。她的頭髮是淡淡的玫瑰紅，俐落的短髮長及下巴。這種髮型是為了準備踏上戰場，而非用來博取讚賞。務實、謹慎，且目標堅決。她身上的護甲也散發出同樣的氣質。一身泛著紫色的鎧甲，如今色澤已然黯淡，只剩下陳舊的微光。柯爾莫克看得出來那並疏於照顧，而是因為久經使用而失去光澤。他認為護甲的主人應當也是如此，並非為了發光發熱，而是為了長期作戰。但無疑能讓人辨識出她的是那雙眼睛。一雙沒有生命，卻警惕一切的眼睛。了無生氣，就和他一樣。

她以死亡為型，以生存為訓，以某種無法解釋的目標為動力。「我比你想像中還要了解你，」她冷靜說道。「我叫姐妮莎，我選擇填補我的墳墓，」她繼續說，「而不是躺回去。」

柯爾莫克緊握著拳。沉默在兩人之間瀰漫。「那麼，你的選擇錯了，」終於，柯爾莫克說道。

「我只是做出了困難的抉擇。」她回答，柯爾莫克轉頭重新背對她。

「我們沒有真正的選擇，」他語氣平淡。「對我們這種怪物來說，只有必要的選擇。」

「必要？對誰而言？」她提問。

柯爾莫克的怒火再次被點燃，手上的骨頭用力砸向胸甲上的金屬。「對我，」他勃然大怒。「被聖光拒絕的我？被我誓言保護的人所懼怕的我？」他低頭看著墳墓。「對。」

一陣停頓。「不，」她堅持。柯爾莫克假裝做出精疲力盡的嘆氣，似乎已經下定決心。「別管我。」

「如你所願，」她回答。「不過，先幫我釐清一件事。」她靠近一步。「聖光否定了你，」她語氣平淡。「每次呼喚，它都會撕裂你。儘管代價高昂，但你仍然堅持不懈。對此，我很好奇，」語畢。

柯爾莫克站著，一動也不動。

「不需要雙眼，我也看得出來你在掙扎。」作為回應，柯爾莫克笑了。一聲短促、苦澀，絲毫沒有喜悅的笑。「你誤會了，畢





生訓練與省思不一定是為了使命。」

「同時，這也並非什麼崇高之舉。」他金屬護甲之間柔軟的間隙被戳了一下。他轉身面對她，眼中散發出憤怒。

「要我說的話，」她繼續說下去，「能讓我們這種擁有自由意志的人不會步入毀滅的，只有兩件事。第一，就是變得足夠強大，對抗這個否定你的世界。那第二呢？保有排除萬難反抗的意志力。」柯爾莫克抑制著怒火，眼中不自然的光稍稍閃爍了一下。她繼續說下去。

「你已經成功證明了自己辦得到這點，而且是兩次。」她靠近一步。「眼前所見，遠比你身後的一切都更加重要。」

柯爾莫克端詳著她。「你為什麼要跟蹤我？」她的臉上出現一抹淺淺的微笑，舉高雙手彷彿說謊被發現的樣子。「我很想知道真相。」她歪著頭。「所以，姑且告訴我吧。何必忍受聖光之苦呢？」

他沒有回答。聽見這個問題，他腦海中空白處被勾出一段模糊又驕傲的回憶，感覺就像是怎麼也想不起來的夢。一段在生前十分重要的時光，卻在不死生命中失去了。

「我的導師時常強調，聖騎士是為了體現理想。所有聖騎士都應該為無法戰鬥的人挺身而出。每堂課的最後，他都會反覆強調這個理念。」

柯爾莫克好奇地抬頭看向她。她這段話聽起來十分熟悉，彷彿過去曾經聽過，但死後卻忘了。

但她直接了當地說了出來。「你的父親。『殘酷者』加文拉德。」

柯爾莫克感覺全世界都靜止了，只剩下他們兩人之間的空間。姐妮莎緩緩將手伸向自己的後背。「而他給你的東西，」她漫不經心地說，「不該被捨棄。」

那把戰錘被扔在他的腳邊。柯爾莫克盯著那把武器，彷彿是第一次見到。久經磨損的綁帶。充滿裂痕的錘頭。以及握把上，父親留給他的那句話。他沒有多做思考就將手伸了出去，感覺就像是找回了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觸碰。

記憶突然湧現。溫暖。滿臉鬍鬚的笑容。沉穩的聲音，手搭在他顫抖的肩膀上。

「兒子，這個世界有許多無法輕鬆解決的難題。如果無法做出決定，不論事大事小，都要記住，聖光永遠與你同在。你必須全

心全意請求它的幫助。」

這段回憶又再次忘卻。取而代之的是，柯爾莫克感受到了使命。他跪下，這是他甦醒之後首次做出如此熱切的祈禱。請求指引道路，是要從不死生命中解放，亦或是背負如此重擔走到最後。聖光很快就做出回應。

神聖能量灼燒著柯爾莫克每一吋肌膚。尋找。燃燒。吞噬。柯爾莫克用盡全力嘶吼，聖光燒灼至他的屍體內，這份痛楚如此激烈，讓他甚至以為答案是要將他燃燒殆盡。他體內的每一絲肌肉都持續緊繃、撕裂，讓他的軀體變得更加殘缺。這難以承受的痛苦讓他的意志幾近崩潰。他的腦袋不斷叫他抵抗，反抗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憑藉著最後一絲理智，柯爾莫克慢慢敞開雙臂。

「父親，」他用沒人聽得見的輕聲說道。

聖光的烈焰不斷扭曲，在他的懇求下不斷燃燒，神聖能量越燒越旺，直到火焰突然熄滅，兩位聖騎士又再次回到了黑暗之中。柯爾莫克不敢動彈。他這副被詛咒的身體還能感覺祈禱所帶來的痛楚，但如今已轉變成在內心隱隱作痛。不一樣了。痛苦仍存，但在疼痛之中有某種全新的感受。

溫暖。希望。聖光的祝福。

柯爾莫克因為啟示而瞪大雙眼。他的雙手發光，聖光在手指間縈繞，不再吞噬，而是安穩停留。治療。他伸展手指，把手舉到面前，觸碰臉上的死肉。而這是他復生後第一次，感覺到了什麼。真正感覺到了什麼。冰冷。粗糙。真實。柯爾莫克抬頭盯著姐妮莎。

「你並非孤身一人，」她輕輕說道。「兄弟，你值得與我們並肩作戰。」

她向柯爾莫克伸出手。「Esarus no' Darador，加文拉德之子。」這些話語深深打動了他，他未曾有過這種感覺。「藉由鮮血與榮耀，」她說道，「你將再次服侍。」

這句古語停留在他的腦海裡。那是一段誓言。一段承諾。一段生前說過，死後找回的誓言。柯爾莫克用手扣住她的手腕，後者從容地將他拉起。他手中緊握著那把尋回的戰錘。當看見她臉上的微笑，他心中首次有某種東西安定下來。不是重新想起的東西，不是很完美的東西，但十分完整。柯爾莫克走離墳墓。

「姊妹，帶我回家。」

